

# 論《淮南子》與今本《文子》之關係

曾愷珊\*

## 摘要

歷代學者相信簡本《文子》、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三書的關係十分密切。歷年來，今本《文子》和《淮南子》的關係廣受爭論：有些說《淮南子》抄襲今本《文子》，有些說今本《文子》抄襲《淮南子》，也有些說它們彼此之間不存在抄襲的關係。

1973年，河北省定縣八角廊漢墓出土了《文子》一書的殘簡。這不單證明了《文子》是真有其書，還從而知道除今本《文子》外，尚有簡本《文子》。簡本《文子》殘缺嚴重，只有約三分之一在今本《文子》找到相應的文字，在《淮南子》之中則找不到相應的句子。另一方面，今本《文子》有約近百分之八十五與《淮南子》重複。故筆者不以簡本《文子》作為研究的對象，選擇了今本《文子》，談談它與《淮南子》之間的關係。

本論文將討論《淮南子》與今本《文子》之真偽及其著作年代，並從內容、文句的相似度、避諱、「老子曰」及綜合歷代學者的意見來確定今本《文子》與《淮南子》的關係。

## 關鍵詞

今本《文子》 《淮南子》 相似度 避諱 老子曰 關係

---

\* 作者為香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文科碩士。

### (一) 緒言

1973年，河北省定縣八角廊漢墓出土了《文子》一書的殘簡。這不單證明了《文子》是真有其書，還從而知道除今本《文子》外，尚有簡本《文子》。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於1995年的《文物》中發表文章，由是知定州漢簡中初步考定屬《文子》者計277枚，合共2790字<sup>1</sup>；其後，整理小組比勘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發現竹簡《文子》有87枚約1000字與今本《文子》的〈道德〉篇相應<sup>2</sup>。同時，整理小組又發表〈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校勘記〉，先將今本《文子》〈道德〉與竹簡《文子》相應者，逐條校勘，標出相異部分；再於〈道德〉篇以外，檢出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相應者七則，分別與今本《文子》〈道原〉、〈精誠〉、〈微明〉、〈自然〉四篇相應，其餘的大部分則不能與今本《文子》相應<sup>3</sup>。葛剛岩先生述說了簡本《文子》、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三書的關係。他指出簡本《文子》殘缺嚴重，只有約三分之一在今本《文子》找到相應的文字，在《淮南子》之中則找不到相應的句子<sup>4</sup>。但另一方面，今本《文子》有約近百分之八十五與《淮南子》重複<sup>5</sup>。因此，筆者不以簡本《文子》作為研究的對象，而選擇了今本《文子》，談談它與《淮南子》之間的關係。

今本《文子》之成書時間和作者，至今還未有定論，而《文子》本身流傳的篇章，也眾說紛紜，有班固（32-92）於《漢書·藝文志》著錄的九篇，也有柳宗元（773-819）於《辯文子》記載的十二篇，而流傳至今的注本和版本也不少<sup>6</sup>。相反，西漢劉安（前179-前122）所撰的《淮南子》，其背景資料較為肯定。1973年《文子》殘簡出土後，學者紛紛認為今本《文子》成書早於《淮南子》，《淮南子》絕對有可能抄襲今本《文子》。但筆者認為由於簡本《文子》只是殘簡，能與今本《文子》

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的整理和意義〉，《文物》，1995年第12期，頁39。

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文物》，1995年第12期，頁27-34。

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校勘記〉，《文物》，1995年第12期，頁35-37、40。

4 葛剛岩：〈今本《文子》與《淮南子》的關係〉，《〈文子〉成書及其思想》（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頁108。

5 何志華：〈今本《文子》詮釋《淮南子》考〉，《〈文子〉著作年代新證》（香港：漢達古文獻研究計劃，2004年），頁175。

6 詳細情況請參看葛剛岩：《〈文子〉成書及其思想·前言》，頁2-3。

對應的不多，所以這只可以證明《文子》曾在漢代流傳，而不能確證今本《文子》並沒有經後人修改。因此，探討今本《文子》與《淮南子》的關係，仍然是有意義的。

此外，歷代學者對今本《文子》與《淮南子》的關係，持有不同的看法：有些說《淮南子》抄襲今本《文子》，有些說今本《文子》抄襲《淮南子》，也有些說它們彼此之間不存在抄襲的關係。好像丁原植先生，對比了二書的章節後，發現了有趣的結果：《淮南子》較一般想像的雜亂，反而今本《文子》順暢得多。《淮南子》中一些訛誤的字，可以在今本《文子》中找到正確的字形。而且對應竹簡《文子》的今本《文子》章節，幾乎全不見於《淮南子》，故他認為二書可能不存在互相抄襲的關係。丁氏說：

我們認為：見於今本《文子》中的《淮南子》資料，應當屬於《淮南子》別本的殘文。今本《文子》並非抄襲《淮南子》，而是此種《淮南子》別本殘文的混入，經由後人編輯而納入到《文子》的章節之中。<sup>7</sup>

又丁原明先生認為今本《文子》與《淮南子》都是反映秦漢黃老之學的著作，而今本《文子》比《淮南子》成書早，故《淮南子》繼承了今本《文子》的一些思想，沿用了當中的一些話，是不足為奇的。他認為《淮南子》是今本《文子》的延伸。丁氏說：

然而，也由於這兩部著作的問世時間有前後不同，即前者（引者按：指《文子》）成於秦漢黃老之學的發軔期，而後者（引者按：指《淮南子》）則成於西漢黃老之學的鼎盛期，所以《淮南子》對《文子》的一些思想也作出了發展，從而具有更嶄新的學術內涵。因此，這兩部著作在思想內容上是同異互見，它們各從其所處歷史時代昭示了秦漢黃老之學的演化過程。<sup>8</sup>

但是，兩位學者的說法只屬少數。由於今本《文子》與《淮南子》這兩本典籍的思想學說十分相近，而且用詞、文句亦頗相似，甚至還可以在當中找到完全相同的句子；所以歷代學者多認為其中可能包含了抄襲的元素。這個爭論一直延伸至今，雙方均找到證據支持自己的看法，故現在依然沒有定案。況且直到現在，二書

7 丁原植：《文子新論·序》（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

8 丁原明：〈《文子》與《淮南子》思想之異同〉，《中國哲學史》，1995年第1期。

仍然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例如：文句互見、字詞互換、避諱、人物事跡省略等。這是筆者撰寫本論文的緣故。

本論文共分八章。第一章述說撰寫本論文的原因。第二章討論《淮南子》與今本《文子》之真偽及其著作年代。第三章從內容、文句的相似度來確定《淮南子》與今本《文子》的密切關係。第四章綜合認為《淮南子》抄襲今本《文子》的意見。第五章則綜合認為今本《文子》抄襲《淮南子》的意見。第六、第七章分別從避諱、「老子曰」兩方面探討今本《文子》與《淮南子》二書的關係。第八章總結本論文的研究結果。

## (二)《淮南子》與今本《文子》之真偽及其著作年代

《淮南子》是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所編撰，本以「鴻烈」為名，後經劉向校訂，乃名之曰「淮南」。《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雜家〉有《淮南內》二十一篇，又有《淮南外》三十三篇。至《隋書·經籍志》始列稱《淮南子》，並載錄許慎（30?-124?）注二十一篇與高誘（東漢人，生卒年不詳）注二十一卷兩本。今傳本《淮南子》共二十一篇，包括：〈原道訓〉、〈俶真訓〉、〈天文訓〉、〈地形訓〉、〈時則訓〉、〈覽冥訓〉、〈精神訓〉、〈本經訓〉、〈主術訓〉、〈繆稱訓〉、〈齊俗訓〉、〈道應訓〉、〈汜論訓〉、〈詮言訓〉、〈兵略訓〉、〈說山訓〉、〈說林訓〉、〈人間訓〉、〈脩務訓〉、〈泰族訓〉、〈要略〉篇。

丁原植先生認為今存《淮南子》，似非劉安上呈武帝時原書的文本。各篇不但文字有殘缺脫漏，也有明顯後人整理編輯的痕跡<sup>9</sup>。《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記載曰：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sup>10</sup>

高誘《淮南鴻烈解·敘》提到《外篇》時說：「又有十九篇，謂之《淮南》外篇。」所記篇數與《漢書》不同。丁原植先生認為《淮南子》的原始文本，應當每

9 丁原植：〈說明〉，《〈淮南子〉與〈文子〉考辨》（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

10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6月），第7冊，頁2145。

篇均約一萬字，二十一篇，恰好與《漢書》所稱「亦二十餘萬言」相同。故他推論現存《淮南子》殘缺了至少八萬字。

另宋人蘇頌（1020–1101）〈校《淮南子》題序〉中，亦有提及《淮南子》資料散失的情況：

《中篇》者，〈劉向傳〉所謂《鴻寶怨秘》是也，與《外書》今並亡。《內書》則鴻列是也。〈藝文志〉謂之《內篇》。是書有後漢太尉祭酒許慎、東郡濮陽令高誘二家之注。《隋書》目錄皆別傳行。今校崇文舊書與蜀川印本暨臣某家書凡七部，並提曰《淮南子》，二注相參，不復可辨。……然今本皆有高氏訓敘，題卷各不同，或于解經下云許慎記上，或于閒話上云高氏，或但云鴻列解，或不言高氏注，或以〈人間訓〉為第七，或以〈精神訓〉為第十八，參差不齊，非復昔時之體。臣某據文推次，頗見端緒……互相考正，去其重複，共得高注十三篇，許注八篇。<sup>11</sup>

西漢初期，劉安在其封地招致數千賓客方數之士，匯集大量先秦至漢初學術的思想史料。這可能是後來《淮南子》編撰時的底本。但可能隨著劉安被控謀反自殺後，資料繼而散佚。

何志華先生比勘《楚辭》、《淮南》兩書，考證《淮南》之襲用《楚辭》者，以證淮南王及其賓客確實熟讀楚騷<sup>12</sup>，何先生曰：

《淮南·原道》：「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又〈覽冥〉：「乘雷車，服（駕）應龍。」按《淮南》兩文皆謂以雷為車，其意念實本《楚辭》，見《楚辭·九歌·東君》：「駕龍輶兮乘雷。」

《淮南·覽冥》：「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高誘《注》：「『曾』猶高也，『逝』猶飛也。」可見《淮南》云「曾逝」者，其義為「高飛」。其實，「曾逝」一詞亦出《楚辭》，《楚辭·九思·悼亂》：「玄鶴兮高飛，曾逝兮青冥。」「曾逝」與「高飛」對舉，可見其義訓正與《淮南》相同。

11 蘇頌：〈校《淮南子》題序〉，《蘇魏公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12 何志華：〈《楚辭》、《淮南》、《文子》三書楚語探究——再論《淮南》《文子》兩書因襲關係兼與王利器教授商榷〉，《〈文子〉著作年代新證》（香港：漢達古文獻研究計劃，2004年），頁81–115。

何先生從而認為劉安及其門客於淮南（戰國楚地）編撰《淮南》一書，此猶《荀子·榮辱》所謂「越人安越，楚人安楚。」<sup>13</sup>

《文子》一書，據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為九篇，屬道家類著作，班固自注云：「文子，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托者也。」此後歷代史志多有著錄，但卷數不盡相同。《隋書·經籍志》著錄《文子》十二卷，注云：「文子，老子弟子。」自隋唐以來，《文子》其書基本上都是十二卷，篇名分別為《道原》、《精誠》、《九守》、《符言》、《道德》、《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仁》、《上義》、《上禮》。這些篇名在《群書治要》中就已存在，且後來也沒有多少變化，但已不再是《漢書·藝文志》所說的九篇<sup>14</sup>。今天我們所見到的《文子》，有四種注疏：唐默希子（徐靈府，生卒年不詳）注、宋朱弁（1085–1144）注、元杜道堅（1237–1381）續義道藏本、杜道堅續義武英殿聚珍本（含舊注）。以上諸本在篇次、篇名及文本內容等方面基本相同，可統稱為傳世本《文子》<sup>15</sup>。

《文子》一書在唐代的地位比較顯赫，不斷有學者對《文子》的內容進行評論，從而奠定了《文子》研究的基礎。《舊唐書·禮儀志》提到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把《文子》、《老子》、《莊子》、《列子》一起列為「崇玄」的科目。天寶元年（742），又詔封文子為「通玄真人」，其書為《通玄真經》。在被尊稱為「通玄真經」之前，傳世本《文子》的內容在魏晉南北朝開始已經被曹植（192–232）、慧遠（334–416）等人稱引。《劉子》、《五行大義》等書也頗有和《文子》相合的內容。李善（630–689）等人注《文選》，更多次稱引《文子》及張湛（東晉人，生卒年不詳）注。

歷來學者們對《文子》一書是否偽書有不同的意見。有些學者同意柳宗元《文子》是駁書的結論，例如：宋濂（1301–1381）認為傳世本《文子》中的思想「壹祖老聃」，可能是《道德經》之義疏，但該書「雜以黃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毋怪其駁且雜也」<sup>16</sup>。

此外，黃震（1213–1280）明確提出《文子》是偽書：

文子者，云周平王時辛研之字，即范蠡之師計然，嘗師老子而作此書，

13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62。

14 張豐乾：《出土文獻與文子公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頁1–2。

15 同上，頁4。

16 宋濂：《諸子辨》，見《潛溪後集》卷之一，《宋濂全集》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131–132。

其為之注與序者，唐人默希子，而號其書曰《通玄真經》，然偽書爾。<sup>17</sup>

他認為其偽有四：(一)「孔子後於周平王幾百年，及見老子，安有生於平王之時者，先能師老子邪？范蠡戰國人，又安得尚師平王時之文子耶？」(二)「老子所談清虛，而計然之所事者財利。」(三)《文子》講「皇王帝霸」，而「霸」乃「伯」字，是後世轉聲為「霸」，平王時「未有霸之名」。(四)《文子》中講到「相坐之法，減爵之令」，這些都是秦事，而書中以為老子之言。因此，他認為是默希子「自匿其姓名」偽為《文子》的。<sup>18</sup>

此外，亦有學者認為確有《文子》一書。如：王應麟（1223–1296）認為《文子》之言為荀子（前 313–前 238）、董仲舒（前 179–前 104）、汲黯（？–前 112）、班固等人所引用，「其見於《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數。」<sup>19</sup>

竹簡《文子》1973 年出土於河北定縣（今定州）八角廊村 40 號漢墓，墓主被確定為西漢中山懷王劉修（生卒年不詳），按照考古學界的慣例，應稱為「八角廊竹簡《文子》」。盜掘者在墓中引起大火，令存放於椁室東側的竹簡損毀嚴重，但竹簡仍具有重要價值。1981 年，定縣漢簡整理小組發表了工作簡報，正式宣布發現了竹簡《文子》。1995 年 12 月，《文物》雜誌發表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所作的竹簡《文子》釋文。《文子》一書是否偽書的問題隨著竹簡《文子》出土而減少了，不過仍有學者對此有所懷疑。例如：陳麗桂先生認為簡文散亂、殘缺太甚、數量又少，經整理對比，能與今本《文子》相應的只有〈道德〉、〈道原〉、〈精誠〉、〈微明〉、〈自然〉等，其中較完整可用的，只有〈道應〉篇的部分。但簡本釋文與今本《文子·道德》的內容仍有相當大的差距，陳先生說：

簡文以「平王曰」、「文子曰」的君臣對答體式行文，與漢志所說依托周平王的情形相合，而與今本《文子·道德》的「文子問」、「老子曰」，學生提問，老師作答，體式不同。換言化，今本《文子》是將古本君臣對答改成了師生對答。唯末節仍存留有古本「平王問」、「文子曰」的形式。

不過，在今本《文子》中，這種文子提問，老子作答的形式也只是見於

17 黃震：《讀諸子》，見《黃氏日鈔》卷五十五，（台北：商務印書館，1971 年）。

18 李定生、徐慧君：〈論文子〉，《文子要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 年），頁 2。

19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諸子》（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年）。

〈道德〉與〈上仁〉中的第四、五、末三節，〈上義〉中的第六節。其餘九篇與〈上仁〉、〈上義〉中的他節，幾乎都是以「老子曰」行文。就是在〈道德〉篇裡，各節「文子問……老子曰」之後，也有一段「老子曰……」的論議。<sup>20</sup>

李縉雲先生亦認為出土《文子》與今本《文子》的內容存有差異，他比勘兩本〈道德〉篇後，結論說：

【簡文】王曰：「人主唯(雖)賢，而曹(遭)淫暴之世，以一(0880)……之權，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0837)……然臣聞之，王者蓋匡邪民以為正，振亂世以為治，化淫敗以為僕，□德(1172、0820)……之師也，上者下之義法也。(2208)……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治矣(0575)……道德，則下毋仁義之心，下毋仁義之(2248)……曰：「積怨成亡，積德成王，積(0737)……天之道也，不積而成者寡矣。臣聞(2315)……有道之君，天舉之，地勉之，鬼神輔(0569)……之德也，以毋道立者，天下之賊也。以□六曰君(2442)……一人任與天下為讎，其能久乎(0579)

〈道德篇〉末章，如上面所說，是傳世本《文子》唯一有平王問文子的一章，但與竹簡本還是有較多的差異。

根據我們以上的對比，可以看到，傳世本不僅改換了竹簡本《文子》的問答主客，增加了很多章文字內容，還對原文做了有意識的刪改。刪改的目的，至少有這樣三點：第一，使文字簡煉，以致原文比較口語化的地方都消失了。第二，把往復問答大為簡化，使文字成為大段的論述體。第三，淡化原文作為治國之道的特點，使〈道德篇〉接近莊列，文子的身份似乎也變得隱逸了。<sup>21</sup>

又何志華先生以逐字排列的方法，也發現今本《文子·道德》與竹簡《文子》存有差異：

20 陳麗桂：〈從出土竹簡《文子》看古、今本《文子》與《淮南子》之間的先後關係及幾個思想論題〉，《哲學與文化》，第23卷第8期（1996年8月），頁1871。

21 李縉雲：〈《文子·道德篇》竹簡本、傳世本的比較研究〉，《哲學與文化》，第23卷第8期（1996年8月），頁1918-1919。



兩本《文子》互勘，可見今本《文子》編者嘗刻意改纂古本；此等改纂，主要在於對話關係，舉例言之：

今本文子：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

竹簡文子：王 曰

今本文子：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 之權而

竹簡文子：人主唯 賢而曹淫亂之世以一（0880）[之權]

今本文子：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

竹簡文子：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0837）

按兩文互勘，可見今本《文子》改纂古本，將原來「人主唯賢」改作「今賢人雖有道」，意在更易君主與臣子之對話關係。<sup>22</sup>

至於《文子》的成書年代，仍然是一個疑問，一些學者把竹簡《文子》和傳世本《文子》區分開來，主要探討竹簡《文子》的成書年代。嚴靈峰（1903–1999）認為是在戰國末期<sup>23</sup>；趙建偉把《文子》的成書分成幾個階段，從戰國一直延續到魏晉<sup>24</sup>；張杰、鄭建萍認為古本《文子》成書於戰國中期，傳世本成書於東漢末王魏晉南北朝時期<sup>25</sup>；胡文輝引用何志華有關《淮南子》高誘注與《文子》關係的考証，並更具體地認為，傳世本《文子》的編撰有可能就在高誘注《淮南子》之後、曹植上《求通親親表》之前，即公元 205–231 年之間<sup>26</sup>。

文子是誰是另一個疑問，王充（27–97）認為文子是老子（生卒年不詳，約生活於前 571–471 年）弟子，《論衡·自然》說：「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葛洪（284–363）於《抱朴子內篇·釋滯》說：「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筆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王言。」可見文子是道家人物，且是老子弟子。杜道堅《通玄真經續義·序》補充說：「文子，

22 何志華：〈出土《文子》新證〉，《人文中國學報》，第 5 期，頁 155。

23 嚴靈峰：〈定州竹簡《文子》殘本試探〉，《哲學與文化》，1997 年第 2 期。

24 趙建偉：〈《文子》六論〉，載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 18 輯（北京：三聯書店，2000 年），頁 232–240。

25 張杰、鄭建萍：〈《文子》古傳世本成書年代考〉，《管子學刊》，1997 年第 4 期。

26 胡文輝：〈《文子》的再考辨〉，載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 17（上海：遠東出版社，2000 年）。

晉之公孫，姓辛氏，字計然，文子其號。家睢之葵丘，屬宋地，一稱宋鉞，師老子學，早聞大道，著書十二篇曰《文子》，「楚平王聘而問道，范蠡從而師事之，勾踐位以大夫，佐越平吳，功成不有，退隱封禹之地，登云仙去，吳興計籌之陰乃其古處。」而李定生、徐慧君則認為：「文子，姓文，尊稱子。佚其名字並國籍。楚平王時人。老子弟子。又嘗問學於卜商子夏與墨子。劉向《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大概是一位學無常師者。」<sup>27</sup>饒宗頤則認為應該討論《文子》中提到的「中黃子」問題<sup>28</sup>。可能從中可以推測文子是誰。

至於《文子》中另一位關鍵人物周平王（約前 781—前 720）是誰也有不同看法。班固認為《文子》稱周平王，「似偽托者也」。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經籍考》引《周氏涉筆》：「其稱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為周平時人，非也。」<sup>29</sup>孫星衍（1753—1818）也認為班固誤讀《文子》，把楚平王當成了周平王<sup>30</sup>。

由此看來，《淮南子》和今本《文子》確是真有其書，亦可確定《淮南子》是由西漢劉安及其門客所編撰，但《文子》的成書時間及編撰者則尚有很多疑團，有待探討。

### （三）從內容與文句看今本《文子》與《淮南子》二書的關係

學者多逐一對比今本《文子》及《淮南子》的內容文句以探討二書的關係。筆者也用同一方式，對比了二書的一些字詞，發現今本《文子》與《淮南子》文句頗多相似，關係非常密切。

#### 1 內容、文句非常相近，沿用個別字詞

筆者發現今本《文子》與《淮南子》不少內容、文句幾乎一模一樣，而且往往採用同一字詞。現列舉三組例子說明，包括（一）「安」、「寧」，（二）「起」、「興」，（三）「是故」。

27 李定生、徐慧君：〈論文子〉，《文子要詮》，頁 11—12。

28 饒宗頤：〈中黃子考——丁原植《文子新論》代序〉，《哲學與文化》，2000 年第 3 期。

29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下）（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894。

30 孫星衍：《問學堂集》卷四《文子序》，《問學堂集岱南閣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88—89。

## 1.1 「安」、「寧」

今本《文子》與《淮南子》的「安」字有 18 次相應。例如：

- (1) 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sup>31</sup>（《文子·符言》）

土處下，不在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先，故疾而不遲。<sup>32</sup>（《淮南子·原道訓》）

- (2)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sup>33</sup>（《文子·九守》）

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sup>34</sup>（《淮南子·精神訓》）

- (3) 老子曰：古之為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sup>35</sup>（《文子·九守》）

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sup>36</sup>（《淮南子·精神訓》）

- (4)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者，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于不取，行于不能，澹然無為，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sup>37</sup>（《文子·道原》）

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sup>38</sup>（《淮南子·原道訓》）

31 王利器：《文子疏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80。

32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46。

33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128。

34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226。

35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138。

36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240。

37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45。

38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24。

此外，今本《文子》與《淮南子》的「寧」字有9次相應。例如：

(1) 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死，順之生。<sup>39</sup>（《文子·九守》）

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sup>40</sup>（《淮南子·精神訓》）

(2)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无所載。地不定，草木无所立。身不寧，是非无所形。……」<sup>41</sup>（《文子·精誠》）

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sup>42</sup>（《淮南子·俶真訓》）

(3) 故无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无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sup>43</sup>（《文子·符言》）

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以甯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sup>44</sup>（《淮南子·詮言訓》）

(4) 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為天下除害，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sup>45</sup>（《文子·上義》）

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sup>46</sup>（《淮南子·兵略訓》）

## 1.2 「起」、「興」

今本《文子》與《淮南子》的「起」字有8次相應。例如：

39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112。

40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504。

41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77-78。

42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58。

43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177。

44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464。

45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490。

46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489。

(1) 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sup>47</sup>（《文子·精誠》）

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sup>48</sup>（《淮南子·泰族訓》）

(2) 神農形悴，堯瘦瞿，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sup>49</sup>（《文子·自然》）

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幹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sup>50</sup>《淮南子·脩務訓》

(3) 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為天下除害，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sup>51</sup>（《文子·上義》）

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sup>52</sup>（《淮南子·兵略訓》）

(4) 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sup>53</sup>（《文子·上禮》）

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sup>54</sup>（《淮南子·齊俗訓》）

此外，今本《文子》與《淮南子》中的「興」字有 1 次相應：

風興雲蒸，雷聲雨降，竝應无窮。<sup>55</sup>（《文子·道原》）

47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62。

48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663。

49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372。

50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633。

51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490。

52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489。

53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524。

54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377。

55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2。

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sup>56</sup>（《淮南子·原道訓》）

### 1.3 「是故」

在不同篇章中，今本《文子》與《淮南子》中的「是故」相應了很多次。例如：

- (1) 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无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sup>57</sup>（《文子·道原》）

是故能天運地滯，轉輪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sup>58</sup>（《淮南子·原道訓》）

- (2) 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无窮之地也。<sup>59</sup>（《文子·道原》）

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sup>60</sup>（《淮南子·原道訓》）

- (3) 是故无所喜，无所怒，无所樂，无所苦，萬物玄同，无非无是。<sup>61</sup>（《文子·九守》）

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sup>62</sup>（《淮南子·原道訓》）

- (4) 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无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sup>63</sup>（《文子·符言》）

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夢，物來而名，

---

56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6。

57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2。

58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2。

59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0。

60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10。

61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62-163。

62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36。

63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75。

事來而應。<sup>64</sup>（《淮南子·繆稱訓》）

## 2 內容、文句相近，僅轉換個別字詞

此外，筆者發現今本《文子》與《淮南子》不少內容、文句相近，僅轉換了個別字詞，而轉換的與原來的屬同義詞或近義詞。現列舉四組例子說明，包括（一）「安」、「寧」，（二）「起」、「興」，（三）「即」、「則」，（四）「故」、「是故」、「夫」。

### 2.1 「安」、「寧」

按《說文》：「盥（此安寧正字）<sup>65</sup>，安也。从宀，心在皿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又《廣韻·青韻》：「寧，安也。」<sup>66</sup>可見「安」、「寧」同義。茲舉今本《文子》易《淮南子》之「寧」為「安」之例子如下：

（1）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sup>67</sup>（《文子·符言》）

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sup>68</sup>（《淮南子·詮言訓》）

（2）至德道者，若丘山崑然不動，行者以為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sup>69</sup>（《文子·符言》）

至德道者若邱山，崑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贖，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sup>70</sup>（《淮南子·詮言訓》）

（3）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sup>71</sup>（《文子·上義》）

64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318。

65 參《說文解字注》，見《說文解字詁林》（台北：商務印書館，1970年1月第3版），頁 3227a。

66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湖北辭書出版社，四川辭書出版社，1998年），頁 949。

67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85。

68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1004。

69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98。

70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1022。

71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463。

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sup>72</sup>  
 (《淮南子·泰族訓》)

(4)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无。……」<sup>73</sup>（《文子·下德》）

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sup>74</sup>（《淮南子·泰族訓》）

## 2.2 「起」、「興」

按今本《文子》以「起」為「興」者，殆因「起」有「興」義。《玉篇·走部》：「起，興也。」《廣韻·止韻》：「起，興也，作也。」<sup>75</sup>可見「起」、「興」義同。茲舉今本《文子》易《淮南子》之「興」為「起」之例子如下：

(1) 振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sup>76</sup>（《文子·精誠》）

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sup>77</sup>（《淮南子·本經訓》）

72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1423。

73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388。

74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1413。

75 《漢語大字典》，頁 3476。

76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93。

77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574。



(2) 故水激而波起，炁亂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為正，波水不可以為平。<sup>78</sup>（《文子·下德》）

故水激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sup>79</sup>（《淮南子·齊俗訓》）

(3) 構木為臺，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為池，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電霜為害，萬物焦天，處於太半，草木夏枯，三川絕不流，分山川溪谷，使有壤界，計人眾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為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罪，於是興矣。<sup>80</sup>（《文子·上禮》）

及至分山川溪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眾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為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天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sup>81</sup>（《淮南子·本經訓》）

### 2.3 「即」、「則」

楊樹達（1885–1956）《積微居讀書記·尚書說》云：「『即』與『則』同。」<sup>82</sup>「即」是連詞，表示相承，相當於「則」。茲舉今本《文子》易《淮南子》之「則」為「即」之例子如下：

(1) 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搖動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sup>83</sup>（《文子·九守》）

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

78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394。

79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574。

80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526–527。

81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563–564。

82 《漢語大字典》，頁 317。

83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17。

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sup>84</sup>（《淮南子·精神訓》）

(2) 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sup>85</sup>（《文子·九守》）

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閑，動則與陽俱開，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sup>86</sup>（《淮南子·精神訓》）

(3) 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即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sup>87</sup>（《文子·九守》）

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sup>88</sup>（《淮南子·精神訓》）

(4) 能至於無樂也，即无不樂也，无不樂，即至極樂矣。<sup>89</sup>（《文子·九守》）

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sup>90</sup>（《淮南子·原道訓》）

(5) 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sup>91</sup>（《文子·九守》）

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sup>92</sup>（《淮南子·原道訓》）

(6) 其生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閑中距，即無由入矣。<sup>93</sup>（《文子·九守》）

84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512。

85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28-129。

86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519-520。

87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29。

88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520。

89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62。

90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69。

91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62。

92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73。

93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63。

貪饗多欲之人，漠昏於勢利，誘慕於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sup>94</sup>（《淮南子·原道訓》）

（7）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此真人之遊也，純粹之道也。<sup>95</sup>（《文子·九守》）

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化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sup>96</sup>（《淮南子·精神訓》）

## 2.4 「是故」、「故」、「夫」

「是故」、「故」、「夫」均為虛詞。「是故」、「故」意義相同，可互用。「夫」雖不若「故」近，但也可與「是故」互用。茲舉今本《文子》易《淮南子》之「是故」為「故」或「夫」之例子如下：

（1）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sup>97</sup>（《文子·道原》）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sup>98</sup>（《淮南子·原道訓》）

（2）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sup>99</sup>（《文子·符言》）

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sup>100</sup>（《淮南子·原道訓》）

94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88-89。

95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68-169。

96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531。

97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1。

98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10。

99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80。

100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22。

(3) 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sup>101</sup>（《文子·道原》）

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而高者必以下為基。<sup>102</sup>（《淮南子·原道訓》）

(4) 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sup>103</sup>（《文子·道原》）

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sup>104</sup>（《淮南子·原道訓》）

(5) 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攻大靡堅，不能與爭也。<sup>105</sup>（《文子·道原》）

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攻大靡堅，莫能與之爭。<sup>106</sup>（《淮南子·原道訓》）

(6) 故一之理，施于四海；一之嘏，察于天地。<sup>107</sup>（《文子·道原》）

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sup>108</sup>（《淮南子·原道訓》）

(7) 夫至人之治也，弃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sup>109</sup>（《文子·道原》）

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sup>110</sup>（《淮南子·原道訓》）

---

101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45。

102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24。

103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45。

104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25。

105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46。

106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27。

107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31。

108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30。

109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4。

110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30。

(8) 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繩，曲因其直。<sup>111</sup>（《文子·道原》）

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當。<sup>112</sup>（《淮南子·原道訓》）

(9) 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sup>113</sup>（《文子·道原》）

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sup>114</sup>（《淮南子·原道訓》）

### 3 內容、文句相近，僅省略個別字詞

此外，筆者發現今本《文子》與《淮南子》有些時候內容、文句相近，但今本《文子》卻省略了個別字詞。現列舉例說明如下：

#### 3.1 「是故」

(1) 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sup>115</sup>（《文子·道原》）

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sup>116</sup>（《淮南子·原道訓》）

(2) 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无形，无形者，一之謂也。<sup>117</sup>（《文子·道原》）

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

111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36。

112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31。

113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4。

114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32。

115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45。

116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24。

117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30。

<sup>118</sup>（《淮南子·原道訓》）

（3）老子曰：「道以无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

<sup>119</sup>（《文子·上德》）

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sup>120</sup>（《淮南子·原道訓》）

（4）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偽，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sup>121</sup>（《文子·精誠》）

是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偽，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sup>122</sup>（《淮南子·俶真訓》）

在上述例子中，《淮南子》有「是故」一詞，而今本《文子》則沒有。

### 3.2 「故」

（1）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sup>123</sup>（《文子·九守》）

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sup>124</sup>（《淮南子·精神訓》）

（2）服此道，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sup>125</sup>（《文子·九守》）

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sup>126</sup>（《淮

---

118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29。

119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260。

120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29。

121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80。

122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60。

123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28-129。

124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519-520。

125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59。

126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907。

南子·道應訓》)

(3) 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sup>127</sup>（《文子·符言》）

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sup>128</sup>（《淮南子·詮言訓》）

在上述例子中，《淮南子》有「故」一詞，而今本《文子》則沒有。

#### 4 內容、文句相近，改用異體字

有些時候，今本《文子》與《淮南子》的內容、文句相近，但今本《文子》用字與《淮南子》不同，改用了異體字。如「无」為「無」的異體字，《說文·亡部》：「无，亡也。从亡，無聲。无，奇字无，通於元者。王育說：天屈西北為无。」茲舉今本《文子》易《淮南子》之「無」為「无」之例子如下：

##### 4.1 「无」、「無」

(1)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无以反共性也；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sup>129</sup>（《文子·道原》）

人之性無邪，久湛于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澱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sup>130</sup>（《淮南子·齊俗訓》）

(2) 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无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无形，无形者，一之謂也。一者，无心合於天下也。<sup>131</sup>（《文子·道原》）

127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85。

128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1004。

129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30。

130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352-353。

131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30。

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sup>132</sup>（《淮南子·原道訓》）

- (3) 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sup>133</sup>（《文子·道原》）

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是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sup>134</sup>（《淮南子·原道訓》）

- (4) 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疏，無所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sup>135</sup>（《文子·九守》）

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sup>136</sup>（《淮南子·精神訓》）

- (5)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即心不惑，齊生死則意不懼，同變化則明不眩。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sup>137</sup>（《文子·九守》）

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生死，則志不懼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眾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途，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

132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29。

133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51-52。

134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31。

135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29。

136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222-227。

137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31。



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掛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俯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紛，孰足以患心！<sup>138</sup>（《淮南子·精神訓》）

- (6)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己，則免於累矣。」<sup>139</sup>（《文子·符言》）

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控籌而定分，以為有心者之于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于廉，不若無欲者也。<sup>140</sup>（《淮南子·詮言訓》）

- (7)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無競，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sup>141</sup>（《文子·微明》）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sup>142</sup>（《淮南子·道應訓》）

清靜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措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sup>143</sup>

138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231-235。

139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90。

140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472。

141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314-316。

142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383-385。

143 同上，頁 586。

（《淮南子·人間訓》）

（8）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無以與道游。<sup>144</sup>（《文子·微明》）

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sup>145</sup>（《淮南子·人間訓》）

（9）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也。……」<sup>146</sup>（《文子·下德》）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sup>147</sup>（《淮南子·道應訓》）

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sup>148</sup>（《淮南子·汜論訓》）

在以上例子中，《淮南子》只用「無」字，而今本《文子》則「無」、「无」兼用。總括來說，從以上例子可見，今本《文子》與《淮南子》的內容與文句非常相

144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326。

145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621。

146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384-386。

147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390。

148 同上，頁 455。

近，二書的關係似乎十分密切。

#### (四)《淮南子》抄襲今本《文子》說

1973年，簡本《文子》出土以後，不少學者已經停止爭論今本《文子》是否偽書的問題。接下來，他們卻懷疑今本《文子》與《淮南子》之間的關係，因二書的思想、內容以及文句、用詞甚為相似。唐蘭（1901–1979）<sup>149</sup>、江世榮<sup>150</sup>、李定生<sup>151</sup>、徐淑君<sup>152</sup>、王利器（1911–1998）<sup>153</sup>等學者認為《淮南子》抄襲今本《文子》，這是當時其中的一個看法。現將他們的觀點分流傳及內容文句兩方面來說明。

##### 1 就流傳方面立論

唐蘭先生提出漢武帝召集了一些人撰寫《淮南子》，許多地方是抄襲今本《文子》的，基本上是屬於老莊一派的道家。他於文章後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與其他古籍引文對照表〉中提供了一些證據，例如：

鳥得而蜚，魚得而流，獸得而走。（《經法·道原》）

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文子·道原》）、（《淮南子·原道》）<sup>154</sup>

萬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經法·道原》）

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文子·道原》）、（《淮南子·原道》）<sup>155</sup>

《道原》（《經法》）

《道原》（《文子》篇名）

149 唐蘭：〈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兼論其與漢儒法鬥爭的關係〉，載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經法》（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頁149–189。

150 江世榮：〈先秦道家言論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文史》，1983年第18輯，頁247–259。

151 李定生、徐慧君：〈論文子〉，《文子要詮》，頁1–28。

152 同上注。

153 王利器：〈文子疏義序〉，《文子疏義》，頁1–16。

154 江世榮：〈先秦道家言論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文史》，1983年第18輯，頁187。

155 同上注。

《原道》（《淮南子》篇名）。<sup>156</sup>

唐先生總結說：

《文子》與《淮南子》很多辭句是相同的。究竟誰抄襲，舊無定說。今以篇名襲黃帝之言來看，《文子》當在前。<sup>157</sup>

李定生先生、徐慧君先生根據定縣 40 號漢墓出土的典籍來推算《淮南子》與今本《文子》流傳的先後。綜觀漢墓出土的竹簡中有多種古籍，包括《論語》、《儒家者言》、《說苑》、《孔子家語》、《文子》等。隨葬物大都是死者生前喜愛和珍貴的物品，當中《文子》和《論語》等一起隨葬，故不大可能《論語》是先秦古籍，而《文子》是抄襲《淮南子》的偽書。加上，中山王將因謀反罪而死的淮南王的《淮南子》抄下來作為珍貴的隨葬品也成疑問。故他們認為：

作為皇子為王的中山王，把謀反皇上而罪死的淮南王的書抄下來隨葬，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因此，無妨這樣說，既然中山王用《文子》作為隨葬品，想必西漢時已有先秦古籍《文子》在流傳，那末，淮南王也可能見《文子》，《淮南子》抄襲《文子》是完全可能的。<sup>158</sup>

王利器先生則根據今本《文子》的避諱情況來確定其成書年代。他說：

予嘗謂黃老之學，萌芽於戰國，特至漢初，始有治黃老之學者最錄而筆之於書，是為《文子》。……考《文子》《微明篇》用《老子》五十四章「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作「修之國，其德乃豐」，此避劉邦諱也。又《九守篇》：「聖人保沖氣，不敢自滿。」又《微明篇》：「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此俱用《老子》四章「道而用之，或不盈」，以盈為滿，此避漢惠帝劉盈諱也。然則《文子》之成書，其在漢惠帝之時乎。<sup>159</sup>

由此可見，他們都認為就文本的流傳來說，《淮南子》是有條件抄襲今本《文子》的。

156 唐蘭：〈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兼論其與漢儒法鬥爭的關係〉，《經法》，頁 188。

157 同上注。

158 李定生、徐慧君：〈論文子〉，《文子要詮》，頁 4。

159 王利器：〈文子疏義序〉，《文子疏義》，頁 6。

## 2 就內容及文句立論

唐蘭先生除了認為今本《文子》流傳早於《淮南子》外，他也在文句方面作了一些對比。他於附記中說：

《文子·道原》說：「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本是摹仿此書（引者按：即《經法》）《道原》篇裡的話，《淮南子》卻把它放在《傲真訓》去了。又略有改寫，放入《詮言訓》，這更是《淮南子》抄襲《文子》的鐵證。<sup>160</sup>

江世榮先生嘗試論證《文子》不是偽書，如果《文子》是偽書的話，《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又怎會有《文子》的記載呢？他認為《文子》自漢、梁、隋、唐、宋至今都有流傳，可見並非偽造。他說：

看來《文子》一書在西漢時是為學術界所重視的，不但劉安編寫《淮南子》時從《文子》中引用了大量的文字，據王應麟說，漢時如汲黯、董仲舒、魏相、班固等人也都先後引用過《文子》中文字。<sup>161</sup>

人所共知，《淮南子》中的文字很多取材於先秦古書而加以改寫的，有不少地方還留有原來的痕跡。以子書來說，有《老子》、《列子》、《莊子》、《公孫尼子》、《子思子》、《荀子》、《管子》、《晏子春秋》、《孫子》、《墨子》、《鄧析子》、《尸子》、《鄒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其中也包括《文子》在內，此外，還有一些不知道出於何書的古代資料，由於文獻不足，無從考辨。<sup>162</sup>

他認為《淮南子》比今本《文子》詳密，也訂正了今本《文子》。例如：

《文子·道原》云：「一者，无心合於天下也。」俞樾（《文子平議》）云：「心」乃「匹」字之誤。《淮南子·原道》云：「所謂一者，無匹合于天

160 唐蘭：〈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兼論其與漢儒法鬥爭的關係〉，《經法》，頁188-189。

161 江世榮：〈先秦道家言論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文史》，1983年第18輯，頁249。

162 同上，頁250-251。

下也。」<sup>163</sup>

但是今本《文子》也有不少特點，是我們不應忽視的，例如：字句完整，為《老子》作注等。江氏說：

《淮南子·泰族》云：「使人左握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為也。」俞樾（《淮南子雜誌》）云：「刎」下當有「其」字，《文子·上義篇》作「左手握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劉文典（《三餘札記》）云：俞說是也。本書《精神篇》正作「右手刎其喉」。<sup>164</sup>

《老子》第七十七章云：「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文子·九守》云：「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无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sup>165</sup>

此外，王利器先生引用了大量前人的說話來證明《淮南子》抄襲今本《文子》。例如：

馬驥曰：「《文子》一書，為《淮南鴻烈解》擷取殆盡。彼浩淼，此精微。」可謂要言不繁也，惟大而無當，不足以饜人意，今試條略而舉其大者言之。<sup>166</sup>

杜道堅謂：「《文子》，《道德》之疏義。」<sup>167</sup>

他認為《淮南子》是今本《文子》的義疏，而且《淮南子》還以楚語來改寫今本《文子》的文字<sup>168</sup>。他舉例說：

163 江世榮：〈先秦道家言論集、《老子》古注之一——《文子》述略〉，《文史》，1983年第18輯，頁253。

164 同上，頁252。

165 同上，頁257。

166 王利器：〈文子疏義序〉，《文子疏義》，頁9。

167 同上，頁13。

168 何志華先生曾於文章中述說了他對《淮南子》以楚語改寫今本《文子》的意見，文章見於何志華：〈《楚辭》、《淮南》、《文子》三書楚語探究——再論《淮南》《文子》兩書因襲關係兼與王

至於（引者按：即《文子》）《道德篇》：「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淮南子》〈汜論篇〉作「《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尋《韓非子》〈說林〉下：「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淮南》以此為《周書》之言，與《韓非子》同，此非特《文子》起於戰國之一證也，亦有以見《淮南子》對於《文子》所作「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功為不可沒也。故余以為《淮南子》為《文子》之疏義者，此其一隅耳。外此其餘，仍當亟須指出者，厥惟《淮南子》竄改《文子》之文而以為楚語也。<sup>169</sup>

故如《文子》《道原篇》：「其兵鈍而無刃。」《淮南子》〈齊俗篇〉改為「其兵戈銖而無刃」，許慎注：「楚人謂刀頓為銖。」案：《說文》「銖」下無鈍義，「銅」下云：「鈍也。」周、朱古聲通，《周禮》《春官》《甸祝》「禡馬」，鄭玄注：「禡，讀如伏誅之誅。」《釋文》：「禡音誅。」《廣雅》《釋詁》：「銅、銖，鈍也。」王念孫《疏證》：「《莊子》《庚桑楚篇》：『人謂我朱愚。』朱與銖通。」案：「朱愚」即侏儒也。<sup>170</sup>

以上是支持《淮南子》抄襲今本《文子》觀點的意見。

### （五）今本《文子》抄襲《淮南子》說

不少學者均認為今本《文子》抄襲《淮南子》，重要學者包括：班固<sup>171</sup>、柳宗元<sup>172</sup>、李學勤<sup>173</sup>、陳麗桂<sup>174</sup>、張豐乾<sup>175</sup>、趙達夫<sup>176</sup>、葛剛岩<sup>177</sup>和何志華<sup>178</sup>等。現將他

利器教授商榷），《〈文子〉著作年代新證》，頁 81-115。

169 王利器：〈文子疏義序〉，《文子疏義》，頁 11-12。

170 同上，頁 12。

171 班固撰、顧實疏：《漢書藝文志講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7。

172 柳宗元：《柳河東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頁 67-68。

173 李學勤：〈試論八角廊簡《文子》〉，《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年），頁 146-154。

174 陳麗桂：〈從出土竹簡《文子》看古、今本《文子》與《淮南子》之間的先後關係及幾個思想論題〉，《哲學與文化》，第 23 卷第 8 期，頁 1871-1884。

175 張豐乾：〈試論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的關係——兼為《淮南子》正名〉，《中國社會科學》，1998 年第 2 期，頁 117-126。

176 趙達夫，葛剛岩：〈今本《文子》的形成與流變〉，載李國章、趙昌平編《中華文史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119-146。

177 葛剛岩：〈今本《文子》與《淮南子》的關係〉，《〈文子〉成書及其思想》，頁 104-130。

們所持的觀點分為就流傳方面立論、就援引他書立論及就內容文句立論三方面來說明。

## 1 就流傳方面立論

張豐乾先生認為今本《文子》成書晚於竹簡《文子》，故其成書年代必晚於《淮南子》，所以他認為今本《文子》是抄襲《淮南子》的。他說：

今本《文子》在思想上雖然與竹簡本有呼應之處，但對竹簡本思想的繼承和保存只佔次要的地位，更多的是訓釋、發揮、增刪，甚至割裂和背離，說明今本必晚出於竹簡本。這種情況和《易傳·繫辭》、《老子》等古籍的流傳情況截然不同。根據現有材料，我們不能輕言今本《文子》是「西漢初年已有的古籍」。<sup>179</sup>

今本《文子》至少晚出於班固之後，從時間上說，《淮南子》不可能抄襲今本《文子》，倒是今本《文子》完全有條件抄襲《淮南子》。<sup>180</sup>

陳麗桂先生認為竹簡本《文子》成書早於《淮南子》，但今本《文子》則後於《淮南子》。她說：

從今本唯一保存古痕、相應古本的〈道德〉篇遭竄增的情況來看，其與《淮南子》內容相應的部分，如果不是抄錄自同一本古書，而詳略有異，便是今本《文子》節取《淮南子》的要義以摻入。……總之，個人認為：竹簡《文子》固在《淮南子》之前，今本《文子》的形成則當在《淮南子》之後。

181

他們都相信今本《文子》絕對是抄襲《淮南子》。

## 2 就援引他書立論

178 何志華：〈今本《文子》詮釋《淮南》考〉，《〈文子〉著作年代新證》，頁 171-207。

179 趙達夫，葛剛岩：〈今本《文子》的形成與流變〉，《中華文史論叢》，頁 121。

180 同上，頁 123。

181 陳麗桂：〈從出土竹簡《文子》看古、今本《文子》與《淮南子》之間的先後關係及幾個思想論題〉，《哲學與文化》，第 23 卷第 8 期，頁 1880-1881。



最早懷疑《文子》是依託他人之書的是班固，他說：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sup>182</sup>

可見班固是從其對答問者的身分出發懷疑《文子》是偽託。

其後，柳宗元認為《文子》曾加入他書的內容：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峴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眾為聚斂以成其書歟。<sup>183</sup>

柳氏說「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又說「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可見他亦懷疑《文子》中有些內容為後人所加添。

近年，李學勤先生指出，今本《文子》〈道德篇〉作「老子曰」的篇幅不能在竹簡本《文子》中找到對應的文字。他仔細對勘後，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就是今傳本作問答體諸章，都在竹簡內有對應的文字；相反，只作「老子曰」的各章，除了「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一章外，並沒有相應的文字<sup>184</sup>。故他推測說：

由是我們可以說，今傳本〈道德〉篇不只改變了古本問答主客，而且摻入了很多非問答體的內容。與古本關係最多的〈道德〉篇是這樣，今傳本其他各篇的狀況也就不難想像了。<sup>185</sup>

但是他沒有斷言今本《文子》與《淮南子》的關係，僅認為此乃複雜的問題，擬另作探討。

陳麗桂先生亦就援引他書立論，進一步探討二書的關係。她仔細地對比《文子·道德》與《淮南子》的文句，發現今本《文子》除了〈道德〉、〈道原〉、〈上仁〉、〈上義〉等極少數章節外，絕大部分都是以「老子曰」的形式行文，而內容也於《淮南

182 班固撰、顧實疏：《漢書藝文志講疏》，頁 117。

183 柳宗元：《柳河東集》，頁 68。

184 何志華先生於文章中述說了他對今本《文子》的「老子曰：」不能在竹簡本《文子》中找到相應文字的意見。見何志華〈《楚辭》、《淮南》、《文子》三書楚語探究——再論《淮南》《文子》兩書因襲關係兼與王利器教授商榷〉和〈《呂氏春秋》與竹簡本、傳世本《文子》相合帕證疑義〉，《文子》著作年代新證，頁 81-115，117-170。

185 李學勤：〈試論八角廊簡《文子》〉，《古文獻叢論》，頁 151-152。

子》出現。她說：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野無百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文子·道德》）

這段文字大致上也見於《淮南子·俶真》；〈俶真〉說：「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脩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閒。……辜諫者，為炮烙，……峽山崩。三川涸。……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至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sup>186</sup>

她認為以上兩段文字相比之下，《文子·道德》少了例證（虛線部分），但保留了首、尾和重要論述結論（實線部分）。這情況常於二書中出現，增加了今本《文子》抄襲《淮南子》的可信性。她認為今本《文子》主要應「竊取」自《淮南子》及其所援引的先秦道家典籍。陳氏總結說：

從今本《文子》各篇絕大多數都是以「老子曰……」的形式行文的情況看來，今本《文子》遭竄增的情況相當嚴重，其竄增的常態，基本上是以「老子曰……」的形式摻入與《淮南子》相重或相應的文字內容。<sup>187</sup>

張豐乾先生認為竹簡本《文子》和《淮南子》都大量引用了《老子》的內容，今本《文子》的造作者可能因此視《淮南子》為抄襲的對象。他說：

竹簡文「(天)地大器也，不可執，不可為。為者販(敗)，執者失。」

186 陳麗桂：〈從出土竹簡《文子》看古、今本《文子》與《淮南子》之間的先後關係及幾個思想問題〉，第23卷第8期，頁1873-1874。

187 同上，頁1880。

[8070] 和《淮南子·原道》中的「故天下神器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似乎有對應關係。但《淮南子》的這句話是直接來自《老子》，通行本二十九章為「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今本《文子》沒有理解竹簡本中「天地大器也」的含義，卻根據《老子》或《淮南子》中「天下神器也」的說法，把它改成了「天下大器也」。<sup>188</sup>

由此可見，簡本《文子》與今本《文子》相應的部分十分少，而簡本《文子》根本不能於《淮南子》中找到相應的部分，今本《文子》的整理者於整理時應抄襲了《淮南子》。

### 3 就內容及文句立論

近年，很多學者對比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二書的內容及文句以探討二書的關係，張豐乾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他指出今本《文子》12篇200餘章，其中竟有130餘章全部或部分內容明顯抄襲《淮南子》。他舉例說：

今本《文子》常把《淮南子》中不同人物之間的應答之詞剪輯成獨立的章節或段落，並皆冠以「老子曰」。今本《道德》篇第二章就是由《淮南子·道應》中惠孟應答宋康王的話連綴而來，只是《文子·道德》開篇將惠孟所說「臣有道於此」改成了「老子曰：夫行道者」，後文又把《淮南子》中惠孟所言「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一句中的孔丘，墨翟兩個人名悉數刪去。<sup>189</sup>

趙達夫先生和葛剛岩先生也提出了今本《文子》襲用他書內容的觀點。他們說：

我們將今本《文子》與先秦兩漢的相關文獻進行比勘，發現今本《文子》中許多內容與這些文獻在內容與文句上多所重複，其中與《淮南子》重複最多，為三萬一千餘字，與《老子》、《莊子》、《孟子》、《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四篇》等書或多或少也有些重複。我們通過細緻的對比、分析後

188 張豐乾：〈試論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的關係——兼為《淮南子》正名〉，《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頁123-124。

189 同上，頁124。

認為，這些重出文字是今本《文子》襲用了他書的內容。<sup>190</sup>

他們總結今本《文子》襲用古書的方式有二：一是集中地出自《淮南子》的某一篇或兩篇，當中的內容幾乎不作任何改動，這是直接的做法。其章節內容，思想上主要以道德、無為、執一、雌弱、虛靜為論題，與簡本《文子》大致一樣；一是在今本《文子》原文基礎上，根據行文的需要，適當地插入《老子》、《莊子》等典籍，這是零星的做法。其章節內容、思想體系較為繁雜，與《淮南子》相似。

他們又提出了今本《文子》經過後人兩次整理的意見。第一次整理是在班固之後，約在東漢末年魏晉之間。這一次整理出現了兩種情況：（一）是將殘簡或殘破帛書中較完整的文句，按內容的不同，歸為九個部分。好像今本《文子·道德》九章便是整理者彙集原來《文子》殘卷中保存較完整的段落而成。整理者在整理文本的時候，並沒有刻意追求行文格式的統一，只抱著「能保留多少便保留多少」的態度。（二）另一情況是因為剩餘殘缺不全的文句無法恢復原貌，整理者只好參照《老子》、《莊子》等典籍進行增補，這些內容集中地出現在今本《文子》的九篇中，主要保留了文子答語的主導思想，並由對話體變為論說體，而內容則加添了《老子》、《莊子》、《淮南子》來銜接殘缺不全的句子，還作了適當的改動。例如：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趯恥聖道而獨亡于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條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故田者不強，困倉不滿。官禦不勵，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名……」（《文子·精誠》）

《淮南子·脩務》：「名可務立，功可強成……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是以明照海內，名施後世，達略天地，察分秋竟，稱譽葉語，至今不休。此所謂名可強立者……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官禦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sup>191</sup>

第二次整理則在張湛之前，整理者將《淮南子》的大量文字加入今本《文子》

190 趙達夫，葛剛岩：〈今本《文子》的形成與流變〉，《中華文史論叢》，頁120。

191 同上，頁126。

之中。他刪除了《淮南子》的舉例、敘事，只保留原文理論性、結論性的核心內容，還帶有擇要摘錄的性質，以籠統的詞語替代了《淮南子》中許多時間、人物等具體名稱，例如：

《淮南子·覽冥》第九：「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素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拚而不興……」

《文子·上禮篇》第七章：「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sup>192</sup>

此外，整理者篡改了《淮南子》原句中某些兩通的字詞，例如：

《淮南子·本經》第六章：「相與危坐而說之」。今本《文子·精誠》第十四章對應文字云：「跪坐而言之」。《釋名·釋姿容》云：「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倪也。」<sup>193</sup>

葛剛岩先生又補充道出整理者的目的：

我們認為，東漢末年至兩晉之際，原本《文子》殘損，今本《文子》是在原本《文子》殘篇的基礎上，經過後人兩次整理而成書。在成書過程中，整理者出於邀賞的目的，不惜大量抄襲摘錄《淮南子》原文，以充原卷。<sup>194</sup>

何志華先生也認同今本《文子》襲用了《淮南子》的內容，但他認為今本《文子》並不是盲目地抄襲《淮南子》，而是重新詮釋《淮南子》，他說：

今本《文子》改易《淮南》之方法甚多，或則簡括其文，或則訓解其義，或則依據別書改易其詞，不一而足。至於《淮南》原文意旨，乃至字詞用語，今本《文子》亦有改動。總而言之，今本《文子》對《淮南》之改動，幾乎是一次有系統的重新詮釋。<sup>195</sup>

其後，他舉出了 52 個例子說明今本《文子》如何詮釋《淮南子》，當中包括增

192 趙達夫，葛剛岩：〈今本《文子》的形成與流變〉，《中華文史論叢》，頁 129-130。

193 同上，頁 129。

194 葛剛岩：〈今本《文子》與《淮南子》的關係〉，《〈文子〉成書及其思想》，頁 129-130。

195 何志華：〈今本《文子》詮釋《淮南》考〉，《〈文子〉著作年代新證》，頁 176。

益、約略、概括《淮南子》文辭，或以同義、近義、通假詞詮釋《淮南子》，例如：

《淮南·原道》：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

《文子·道原》：布德 不溉，用之 不勤。

按今本《文子》以「布施」為「布德」者，「施」亦有「施德」之義。考《國語·晉語》：「棄責薄斂，施舍分寡。」韋昭注云：「施，施德也。」是其證。<sup>196</sup>

此外，他又指出某些改易或依據《莊子》等典籍，何先生說：

《淮南·原道》：究於物者，終於無為。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

《文子·道原》：究於物者，終於無為。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天門。

按今本《文子》詮釋《淮南》，將「以恬養性」理解為「以恬養智」，其實亦本《莊子》。<sup>197</sup>

何先生又遍考《文子》，發現《文子》用楚語的地方，與《淮南》用例全同，而且與《淮南》相關語句彼此對應。從二書使用楚語的句子中，可見二書的關係。何先生說：

《文子·道原》：「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按此文又見《淮南·原道》，〈原道〉云：「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高誘《注》：「寡婦曰孀也。」《毛詩·桃夭·正義》引《淮南》許慎《注》云：「楚人謂寡婦曰霜。」可見「孀」亦楚語。此亦《文子》襲用《淮南》楚語之證。

《文子·上德》：「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剪，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

196 何志華：〈今本《文子》詮釋《淮南》考〉，《〈文子〉著作年代新證》，頁177。

197 同上，頁182。

按《文子》此文作「勇武」者其實楚語，「勇武」一詞屢見《淮南》；《淮南·修務》：「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脅傷幹。」高誘《注》：「武，士也；楚人謂士為武。」可見「勇武」猶「勇士」也，本屬楚語，《淮南》習用。舉例而言：《莊子·德充符》：「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淮南》參考〈德充符〉而改用楚語，《淮南·覽冥》云：「夫死生同域，不可脅凌，勇武一人，為三軍雄。」正以楚語「勇武」替代《莊子》常用語「勇士」，猶可證作「勇武」者乃《淮南》固有方言特色。<sup>198</sup>

以上是各學者認為今本《文子》抄襲《淮南子》的相關意見和主要證據，而筆者對以上兩種觀點的看法，將於下文詳述，其中包括：避諱與「老子曰」兩方面。至於今本《文子》和《淮南子》思想相近之處則難以比較，因二書都包含了多種思想學說，是雜家經典，實難以說誰抄襲誰，故在此不作探討。

#### （六）從避諱看今本《文子》與《淮南子》二書的關係

每一個朝代各有不同的避諱情況及方法，包括：改姓、改名、改官名、改地名和干支等等。而漢代的避諱，最常見的是避帝王的字。漢代的開國君主為漢高祖劉邦，文獻記載為了諱避他的名字，故「邦」改為「國」。其後漢惠帝名「盈」，故「盈」改為「滿」<sup>199</sup>。

王利器先生曾提及今本《文子》的避諱情況。根據他的說法，如果沒有人刻意改動過今本《文子》的話，我們應不可能於今本《文子》中找到「邦」字和「盈」字。細閱今本《文子》，「邦」字完全沒有出現<sup>200</sup>，但「盈」字於今本《文子》中卻總共出現了 17 次，現把出現「盈」字之今本《文子》章節及與之對應之《淮南子》、《老子》章節列舉如下：

- （1）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无形，原流油油，冲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sup>201</sup>（《文子·道原》）

198 何志華：〈《楚辭》、《淮南》、《文子》三書楚語探究〉，《〈文子〉著作年代新證》，頁 98-99。

199 參看陳桓：《史諱舉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年），頁 130。

200 參看劉殿爵編：《文子逐字索引》（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 年）。

201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原流泉淙，沖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sup>202</sup>（《淮南子·原道訓》）

- (2) 卷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sup>203</sup>（《文子·道原》）

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sup>204</sup>（《淮南子·原道訓》）

- (3) 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蝦，察於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汎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sup>205</sup>（《文子·道原》）

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其全也，純兮若樸；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sup>206</sup>（《淮南子·原道訓》）

- (4) 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sup>207</sup>（《文子·精誠》）

- (5) 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sup>208</sup>（《文子·九守》）

- (6) 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扈，其沖即正，其盈即覆。<sup>209</sup>（《文子·九守》）

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sup>210</sup>（《淮南

202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2。

203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1。

204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3。

205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31。

206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60。

207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105。

208 同上，頁155。

209 同上，頁158-159。

210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906。



子·道應訓》)

(7) 服此道，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sup>211</sup>（《文子·九守》）

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sup>212</sup>（《淮南子·道應訓》）

王本：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sup>213</sup>（《老子·今本道經第十五章》）

(8) 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无盛，无思无慮，目无妄視，耳无苟聽，專精積蓄，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sup>214</sup>（《文子·道德》）

(9) 處大滿而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下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sup>215</sup>（《文子·道德》）

(10) 洿澤盈，萬物節成；洿澤枯，萬物芩。<sup>216</sup>（《文子·上德》）

(11) 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sup>217</sup>（《文子·微明》）

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sup>218</sup>（《淮南子·道應訓》）

王本：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sup>219</sup>（《老子·今本道經第九章》）

211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59。

212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907。

213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297。

214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218。

215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231。

216 同上，頁 294。

217 同上，頁 335。

218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833。

219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頁 258。

(12) 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於物无宰。<sup>220</sup>（《文子·自然》）

(13) 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sup>221</sup>（《文子·上仁》）

上列章節中，其中六處可於《淮南子》中找到與今本《文子》相似的句子（下畫實線部分），包括：(1)、(2)、(3)、(6)、(7)、(11)。第(7)及第(11)兩組文句引《老子》，沒有避諱比較容易理解；但是其餘4組和與《淮南子》沒有對應的7組又如何解釋呢？(1)、(2)、(3)、(6)組文句中不但出現了「盈」字，還與《淮南子》的文句頗為相似。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整理者在整理今本《文子》時，參照了《淮南子》的資料，但卻忽略了避諱的問題。

除此之外，今本《文子》中也出現了「滿」字，共11次，現把出現「滿」字之今本《文子》章節及與之對應之《淮南子》章節列舉如下：

(1) 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皇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sup>222</sup>（《文子·精誠》）

(2) 故田者不強，困倉不滿。<sup>223</sup>（《文子·精誠》）

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sup>224</sup>（《淮南子·脩務訓》）

(3) 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者亡。<sup>225</sup>（《文子·九守》）

(4) 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sup>226</sup>（《文子·九守》）

220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344。

221 同上，頁459。

222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62-63。

223 同上，頁104。

224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1354。

225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155。

226 同上，頁158。

- (5) 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sup>227</sup>（《文子·九守》）  
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sup>228</sup>（《淮南子·道應訓》）
- (6) 處大滿而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sup>229</sup>（《文子·道德》）
- (7) 三寸之管无當，天下不能滿。<sup>230</sup>（《文子·上德》）
- (8) 道冲而用之，又不滿也。<sup>231</sup>（《文子·微明》）
- (9) 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sup>232</sup>（《文子·微明》）
- (10) 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恒滿而不溢，常虛而易贍。<sup>233</sup>（《文子·下德》）
- (11) 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sup>234</sup>（《文子·上義》）  
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陣解贖之數，維袍綰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sup>235</sup>（《淮南子·兵略訓》）

上列章節中，有三處與《淮南子》的文句相似（下畫實線部分），包括：(2)、(5)、(11)，只是《淮南子》的「盈」字，在今本《文子》中轉為「滿」，可見整理

227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159。

228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906。

229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231。

230 同上，頁 256。

231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314。

232 同上，頁 326-327。

233 同上，頁 386。

234 同上，頁 500。

235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1056。

者在整理今本《文子》時，參考了《淮南子》的資料，但可能因為避諱的緣故，將「盈」改為「滿」。

而最有趣的是在第（6）組句子中，同時出現了「滿」與「盈」二字：

處大滿而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sup>236</sup>（《文子·道德》）

此段文字亦見於《孝經》：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sup>237</sup>（《孝經·諸侯章第三》）

可見今本《文子》是引用了《孝經》的話，只是加插了「盈」字。我們可以從而推測今本《文子》可能經歷過兩次整理，整理者從殘缺的文句中加以整理，但是當時已經不需要遵守「盈」字的避諱，亦有可能整理者整理今本《文子》時，有點不小心，故今本《文子》同時出現了「滿」和「盈」二字。

當然，除了今本《文子》出現「盈」、「滿」二字外，《淮南子》也出現了「滿」字 21 次，其中與今本《文子》相應的有 3 次。因此，根據避諱來確定今本《文子》的整理者及其成書年代，並從而認為《淮南子》後出，是疏義今本《文子》的典籍，似乎並不可靠，皆因我們忽略了因避諱而改字和引書的問題。

### （七）從「老子曰」看今本《文子》與《淮南子》二書的關係

今本《文子》共 12 卷，約 4 萬多字，當中以「老子曰」開首的有 177 次之多。曾達輝先生認為《文子》在南北朝和唐初尚有異本，到唐代天寶元年（742）封《文子》為《通玄真經》後，老子語錄形式的《文子》便定於一尊<sup>238</sup>。但葛剛岩先生則認為今本《文子》中的「老子曰」是在兩個不同時期分兩次先後加入的。第一個時期改「平王問……文子曰……」為「文子問……老子曰……」。今本《文子》第一次整理時，有九章以「平王問……文子曰……」的格式行文。第二次整理時加進了一百五十餘章的內容，所有的問答都變為「文子問……老子曰……」的形式。例如：

236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231。

237 胡平生譯注：《孝經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6。

238 曾達輝：〈今本《文子》真偽考〉，《道家文化研究》第 18 輯，頁 251-263。

文子（平王）問道。老子（文子）曰：「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文子·道德》）

第二個時期，「老子曰」大量出現。除問答體部分外，論說體也有大量「老子曰」。原因有三：第一，李暹指出《文子》一書乃「文子錄其（老子）遺言十二篇」而成。唐人又誤讀李暹之言，將今本《文子》全書都加上了「老子曰」。第二，唐朝初年，出身名門望族的人才容易得到社會的認可和重視。老子得到唐太宗的尊崇，故地位迅速上升；在這種「尊祖之風」影響下，於是《文子》一書加進了大量「老子曰」。第三，借老子之名提高該書的地位。<sup>239</sup>

何志華先生認為在出土竹簡《文子》中，可以見到全書多以平王問而文子答的對話形式書寫，而後人則改為文子問而老子答。其改纂之年代甚早，蓋在東漢末高誘注解《呂氏春秋》之前。其論據為：

今考《論衡·自然》：「以孔子為君，顏淵為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為君，文子床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王充將老子、文子相提並論，其所據以立說者，當為對話關係業經改纂之《文子》。今考東漢高誘嘗據《文子》互見重文注解《淮南》，則高誘嘗用《文子》可知。

《呂氏春秋·勿躬》：「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

按東漢高誘《注》云：「《老子》曰：『不知乃知之』，此之謂。」按今本《老子》無此文，考《淮南子·道應》云：「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今本《文子·微明》因襲《淮南子》，略作改動，又託為老子語，作「老子曰……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正與高《注》引文相合。準此可知，〈勿躬〉高《注》乃據《文子》為說，本非直接引錄《老子》，故所引不見今本《老子》；此因《文子》託為老子語，故高誘誤引為《老子》。<sup>240</sup>

如果仔細對比今本《文子》中以「老子曰」開首的文句，便會發覺很多文句不

239 葛剛岩：《〈文子〉成書及其思想》，頁 171-172。

240 何志華：〈出土《文子》新證〉，《人文中國學報》，第 5 期，頁 173-174。

能在《老子》中找到。李學勤先生認為這是早期道家典籍彼此因襲所產生的現象<sup>241</sup>。筆者認為這可能是掩飾抄襲的其中一種方法，讓人不能尋根究柢。今本《文子》中很多以「老子曰」開首的篇章也有此種現象，現列舉〈上禮〉、〈上德〉、〈微明〉、〈道原〉作例子說明：

(1) 老子曰：「……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其作圜也，以成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sup>242</sup>（《文子·上禮》）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湯之初作圜也，以奉宗廟鮮橋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sup>243</sup>（《淮南子·泰族訓》）

(2)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天下不合而為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揜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為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太半。舉兵為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往一反，名聲苟盛。……賢聖勃然而起，……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未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消智能，……<sup>244</sup>（《文子·上禮》）

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昧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

241 李學勤：〈《老子》與八角廊簡《文子》〉，《古文獻叢論》，頁160。

242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513-515。

243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1389-1405。

244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529-530。

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消知能，……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捽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sup>245</sup>（《淮南子·覽冥訓》）

- (3) 老子曰學於常樅，見舌而守柔；仰視屋樹，退而目川，觀影而知持後。故聖人曰无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sup>246</sup>（《文子·上德》）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在上。<sup>247</sup>（《淮南子·繆稱訓》）

- (4)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

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sup>248</sup>（《文子·微明》）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能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

245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485-499。

246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337。

247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780。

248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 314-316。

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sup>249</sup>（《淮南子·道應訓》）

- (5)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也；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為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眾，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擊於物而繫於俗。」<sup>250</sup>（《文子·道原》）

人之性無邪，久湛于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澱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門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門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植，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

249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383-385。

250 王利器：《文子疏義》，頁30。



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sup>251</sup>（《淮南子·齊俗訓》）

從以上例子可見，今本《文子》抄襲《淮南子》時，刻意改寫一些人物和時間，如：「神農」改為「聖人」，「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改為「上賢」等；甚至將人物和時間刪去。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淮南子》中晚於老子的「韓」（韓非）、（戰國）「七國異族」等，明顯有時代矛盾的人事刪去，企圖掩飾抄襲痕跡。如果說是《淮南子》抄襲今本《文子》，《淮南子》應該不能把人物、時間不確定的事件強加確實，因使時間、人物、事跡模糊化比確實記載來得容易。而目前的情況是：《淮南子》所記載的時間、人物較為清楚，而今本《文子》則十分模糊。再者，從例（2）可以看到，《淮南子》依次序把事件逐一記載，但今本《文子》則十分混亂。此外，在《列子·說符》中，「觀影而持後」是指列子（戰國前期人，生卒年不詳）學習壺丘子林（生卒年不詳）的內容；於例（3）可以看到，《淮南子·繆稱訓》中保留了「列子學壺子」的文字，但今本《文子·上德》卻以「老子曰」的文字概括；另於例（4）可以看到，《淮南子·道應訓》中保留了「趙襄子攻翟」的事蹟，今本《文子·微明》則同樣以「老子曰」的文字概括。明顯地看到整理者不求甚解，一併把內容抄進去。而且，於例（5）可以看到，今本《文子·道原》闡釋道理時，常把一些歷史事跡刪去，但《淮南子·齊俗訓》卻舉出詳細事例加以說明。這可作為否定《淮南子》抄襲今本《文子》的論據。

### （八）結語

當筆者選擇探討今本《文子》和《淮南子》的關係前，首先要確定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並非偽書，然而二書之中，《淮南子》的作者和成書時間較為明確，今本《文子》的作者和成書時間則眾說紛紜，未有定案。縱使如此，由於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二書均屬於道家重要典籍，因此值得研究。張豐乾先生認為無論今本《文子》或簡本《文子》都值得細閱，他說：

大家都注意到了竹簡《文子》中儒道思想融為一體的特色。在研究《文子》的過程中都涉及了竹簡《文子》的思想內容和特色。而一些學者把傳世

251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352-354。

本和竹簡本等同起來，討論其中的「道」、「生命哲學」、「法治」思想等。<sup>252</sup>

此外，李定生、徐慧君亦認為有必要研究《文子》，他說：

文子這一派，是從唯物主義觀點繼承和發展老子道的學說，並在百家爭鳴中，吸收了其他學派的思想，在道的思想中，融合了仁義禮法兵等思想。

戰國中期興起到漢初盛行的黃老之學，則淵源於文子。所以自稱「雖違儒家之說」，而「合黃老之義」的王充稱讚說：「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在哲學發展史中，文子繼老子之後，其作用和地位是重要的。<sup>253</sup>

筆者閱讀了很多有關今本《文子》和《淮南子》關係的論著，在本論文中為歷來學者的立論作一總結。有些學者從出土的資料推測典籍的成書時間，有些學者從援引他書的例子和內容文句的相似度看它們互相抄襲的關係，有些學者則從二書的思想內容進行研究。筆者發現今本《文子》和《淮南子》的內容、文句都十分相近，有些時候繼續沿用個別字詞，有些時候僅轉換個別字詞，有些時候省略個別字詞，有些時候兼用異體字，從中可見二書關係十分密切。歷來有不少學者探討二書的關係，他們的研究為筆者帶來很大的啟發，筆者隨著他們的研究方向，從避諱、「老子曰」兩方面去看今本《文子》和《淮南子》的關係，從中發現了二書之間有許多奇妙的地方。

由於出土的《文子》資料有限，筆者認為如果以今本《文子》和《淮南子》二書的流傳時間作為其中一項鐵證去確定誰抄襲誰，不是太可靠。因為這只可以證明《文子》曾在漢代流傳，而不能確證今本《文子》沒有經後人修改。此外，因為文獻避諱的情況十分複雜，有時會因引書而迴避避諱，有時會有回改的情況，故根據避諱的情況去決定典籍的成書時間，實在有點困難。因此，筆者認為從二書的內容、文句所呈現的現象來述說其關係，較為可靠。例如：文中人物、時間有被模糊的情況，闡述思想學說有時省略了例子，省掉推論過程而只剩下結論，文中字詞有互換的情況等。如果今本《文子》不是抄襲《淮南子》，為何它不確切地記載人物事跡呢？

當然，二書仍然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例如文句押韻：

252 張豐乾：《出土文獻與文子公案》，頁 20。

253 李定生、徐慧君：〈論文子〉，《文子要詮》，頁 19-20。

有《淮南》合韻而《文子》重文失其韻者，例如：《說山》：「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蓋以「浮」、「休」協幽部韻。今本《文子·上德》作「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今本《文子》改「而不浮」為「而沉」，又改「而止休」為「而止」以與「而沉」相對。倘謂《淮南》鈔今本《文子》，則《淮南》編者既須增益其辭以為對文，同時又要合韻，其事甚難。<sup>254</sup>

又或增益句子內容，令文句更工整：

淮南·精神： 聖人食足以 接氣，衣足以蓋形 。

文子·九守：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

按此今本《文子》增益《淮南》文辭，使意義更為詳審明確，而文句亦變得更為工整。<sup>255</sup>

又或是修飾文句：

淮南·精神：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

文子·九守：君子死義， 不可以富貴留也；為義， 不可以死亡恐也。

按今本《文子》詮釋《淮南》，將《淮南》原文「義死」、「義為」，改易作「死義」、「為義」。《淮南》作「君子義死」者，謂君子死於義也，將賓語「義」前置而加以強調，而今本《文子》則將兩句並改為動賓結構。相同的情況，又見於《淮南·本經》：「行沮然後義立，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今本《文子·下德》亦改作「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調聲，禮淫然後飾容。」<sup>256</sup>

又或是改用通假字：

淮南·主術：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

文子·九守：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

254 何志華：〈高誘據《文子》注解《淮南子》證〉，《〈文子〉著作年代新證》，頁2。

255 何志華：〈今本《文子》詮釋《淮南》考〉，《〈文子〉著作年代新證》，頁180。

256 同上，頁179-180。

按《淮南》高注云：「姦，亂。」陳廣忠《淮南子譯注》乃云：「士也不兼任官職，各自盡守他的職責，不能夠互相擾亂。」其實，依據今本《文子》對於《淮南》之詮釋，「姦」字當讀為「干」，兩字古音皆為見母元部，可以通假。高誘訓「姦」為「亂」，是不采《文子》異文為解，而陳廣忠據高注為譯，皆可商榷。<sup>257</sup>

其他可以研究的還包括：楚語運用、文意不連接等。在本論文中，筆者指出經細閱今本《文子》和《淮南子》後所發現的一些現象。總括以上種種論據，筆者認為今本《文子》抄襲《淮南子》的可能，較《淮南子》抄襲今本《文子》大。

---

257 何志華：〈今本《文子》詮釋《淮南》考〉，《〈文子〉著作年代新證》，頁 178-179。

##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AINANZI* AND THE MODERN EDITION OF *WENZI*

TSANG HOI SHAN \*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Huainanzi* 淮南子, and the extant and excavated versions of *Wenzi* 文子 are closely related. Their exact relationship, especially that between *Huainanzi* and the extant *Wenzi*, is however highly controversial: Some believe the *Huainanzi* plagiarized from the extant *Wenzi*; some believe the plagiarism went the other way; and some declare the extant *Wenzi* an outright forgery.

In 1973, a bamboo-strip manuscript of *Wenzi* was excavated at a Han 漢 tomb in the Ding County 定縣 of the Hebei 河北 Province. This manuscript not only proves the authenticity of *Wenzi* but also adds to it an excavated version. Yet only around one-third of the excavated *Wenzi* has correspondence in the extant *Wenzi*, and moreover, such correspondence is absent in *Huainanzi*. On the other hand, around 85% of the extant *Wenzi* is repeated in *Huainanzi*. Therefore I choose to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tant *Wenzi* and *Huainanzi*.

The present paper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genuineness and the dating of the extant *Wenzi* and *Huainanzi*. Their relationship is then examined through their contents, textual parallels, ancient citations, taboo avoidance, and quotations from the *Laozi* 老子.

**Keywords** *Huainanzi*, *Wenzi*, *Laozi*, intertextuality, taboo

---

\* The author is a graduate of the M.A.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ogramme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